

# 巴尔扎克全集

第二十一卷

人间喜剧

---

哲理研究〔Ⅱ〕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X XI

---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79—1980.

本卷编校人员：袁树仁 罗 芃  
艾 珉(责任编辑)

**巴尔扎克全集(第二十一卷)**

Baerzhake Quanjī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442,000 开本  $850 \times 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2\frac{1}{4}$  插页 11

199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100

---

ISBN 7-02-001027-X/Z·12 定价 8.65 元

# 目 次

## 哲理研究〔Ⅱ〕

|              |             |
|--------------|-------------|
| 冈巴拉 .....    | 袁树仁译 ( 3 )  |
| 绝对之探求 .....  | 王文融译 ( 84 ) |
| 被诅咒的孩子 ..... | 张英伦译 (286)  |
| 母亲怎样生活 ..... | (286)       |
| 儿子怎样死去 ..... | (347)       |
| 永 别 .....    | 袁树仁译 (405)  |
| 玛拉娜母女 .....  | 陆秉慧译 (459)  |
| 新 兵 .....    | 王聿蔚译 (533)  |
| 刽子手 .....    | 冯汉津译 (554)  |
| 海滨惨剧 .....   | 冯汉津译 (568)  |
| 柯内留斯老板 ..... | 郑克鲁译 (594)  |
| 红房子旅馆 .....  | 何友齐译 (663)  |
| 意念和事实 .....  | (667)       |
| 两种裁决 .....   | (689)       |
| 题 解 .....    | (702)       |

# 人 间 喜 剧

哲 理 研 究〔Ⅱ〕



# 冈 巴 拉

献给德·贝卢瓦侯爵先生<sup>①</sup>

这里写的是一个值得霍夫曼大书特书的人物，是一位腰缠万贯不为人知的人，是坐在天堂门槛上的朝拜者。他有耳倾听天使的歌声，而没有舌头可以将这歌声再现；他在象牙键盘上舞动着来自上天的灵感使之痉挛而僵硬的手指，自以为向目瞪口呆的听众传送的是仙乐。这个人物，是思想丰富的您有一天早上通过您那如焰火般光芒四射的谈话中时生时灭的千百个念头，掷到我笔下的。那天，我们在一处神秘而奢华的幽静住所中围火品茗。从那里，我们的双眼可以将整个巴黎——从美最高地一直到美城高地，从蒙马特尔直到星形广场的凯旋门——一览无余。这住所如今已不存在，但它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创作《冈巴拉》的是您，我只不过为他穿上了一身衣裳。在贵族应该既会用剑也会用笔以拯救自己国家的时代，您没有握住笔杆，我很遗憾，但我还是应该物

---

① 奥古斯特-邦雅曼-纪尧姆-阿穆尔·德·贝卢瓦(1812—1871)，原为伯爵，一八四〇年其祖父去世后，继承了侯爵的头衔。他曾经充当巴尔扎克的秘书，并参与《冈巴拉》的写作。

归原主。您可能没有想到您自己，但是由于我们，您的才能也得到了发挥。

一八三一年的第一天正在掏光自己装糖衣果仁的圆锥形小口袋，时钟敲响了四点，王宫市场上人头攒动，各家餐馆开始顾客盈门。这时，一辆双座四轮轿式马车停在台阶前，从中走出一个神情高傲的青年，显然是异乡人。否则他既不会穿这身缀着贵族羽毛的猎装，也不会戴着七月王朝的英雄好汉们仍在追击的贵族的纹章。异乡人进了王宫市场，跟随人群向廊下走去。好奇的人涌过来，他不得不放慢步伐，却丝毫未感到惊异。对这种人们怀着嘲讽称之为“大使步”的贵族步伐，他似乎已经习惯了。但是他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未免有些做戏的味道。尽管他面庞俊美而严肃，从帽下露出一簇深色的鬃发，但是帽子可能朝右耳一侧歪得有点过分，稍显品行不端的神气与他那严肃的表情并不相称。他那半张半闭而又东张西望的双眼向人群投过不屑一顾的目光。

“看这小伙子多俊！”一个暗娼一面退避着给他让路，一面低声说道。

“他自己对这一点也是再清楚不过的，”暗娼的伙伴是个丑姑娘，高声答道。

年轻人绕着回廊转了一圈之后，相继看了看天色和自己的表，作了一个焦躁的手势，走进一家烟铺，点燃一支雪茄，站到一面大镜子前面，朝自己的礼服望了一眼。与当时法国审美规格所允许的程度相比，这身礼服未免太华丽了一些。他

整理了一下领子和黑丝绒背心。热那亚<sup>①</sup>制造的那种粗大金链条在背心上数度交叉。然后，他唰地一下将绒里子斗篷甩在左肩膀上，披挂得十分潇洒，重又踱起方步来。对于人们向他投送过去的小市民秋波，他丝毫不为所动。待店铺开始掌灯，他觉得夜色已相当浓重时，便朝王宫市场外走去，那样子似乎是担心被人认出来，因为他贴着市场的边沿一直走到喷泉那里，然后借助出租马车的遮掩走到寒衣街入口处。

这是一条肮脏、阴暗、行人稀少的街道，简直是一条阴沟。在清理干净的王宫市场旁，警察对此居然予以容忍，就象一位意大利管家会对干活马虎的仆人将宅中垃圾堆在楼梯一角听之任之一样。年轻人踌躇着。看他那样子，人们简直会说，那是一个穿着节假日盛装的小布尔乔亚在暴雨之后涨了水的小河沟面前引颈了望呢！不过，要满足某种难以告人的心血来潮的愿望，这个时间可是挑选得不错。再早点，可能叫人撞上；再晚点，又会被别人抢在头里。接受了鼓动而非挑动性的目光的邀请；花了一小时，也许是一整天的时间跟踪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心中已将她神化，从千百个好的方面去解释她的轻浮；重又开始相信确有无法抵御的一见钟情；在正因为现实生活中不再发生浪漫史才写小说的时代里，在一时冲动的热情中，想象出一幕儿女之情；幻想了阳台、吉他、巧计、门插，裹上了阿勒玛维华的斗篷；在心血来潮中写了一首诗，站在一个声名狼藉的处所门口；然后，作为结局，从自己的罗丝

---

① 热那亚，意大利城市。



娜<sup>①</sup>的克制中看出来，那不过是为警察局的规章制度所迫而采取的小心谨慎态度。这难道不叫人灰心丧气？许多男子都经历过这种事情，只不过他们不会承认罢了。最自然的感情正是人们最不甘心坦白出来的感情，自命不凡便是这种感情之一。教训不太惨痛时，一个巴黎男子能够从中受益或者将它遗忘，坏处不会太大。但是对这个异乡人来说，情形并非如此。对自己所受的巴黎教育，他已经开始担心是否付出的代价有些太昂贵了。

这个踱来踱去的人是一个被逐出祖国的米兰贵族。在那里，他有过几次自由党式的卤莽行为，使他在奥地利王室政府眼中成了可疑人物。他名叫安德烈·马尔科西尼，伯爵身分，他在巴黎受到那种完全法国式的殷勤接待。在法国，一个人只要和蔼可亲，姓氏响亮，再加上每年二十万利勿尔的收入和动人的外表，总会遇上优礼相加的。对于这样一个人，流放大概就是一次游山玩水的旅行。他的财产只是被查封而已。他的友人告诉他，最多在外两年，然后他就可以毫无危险地重新在自己的祖国露面。他写了十几首十四行诗，叫 *crudeli affanni*<sup>②</sup>与 *i miei tiranni*<sup>③</sup>押上韵，掏自己的腰包接济几个可怜的意大利难民。此后，这个不幸身为诗人的安德烈伯爵便自以为可以从爱国主义思想中解脱出来了。于是，自抵达巴黎

---

① 上面提到的阿勒玛维华及此处的罗丝娜，均为博马舍的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人物，当时已由罗西尼谱成歌剧。从下文可以看出，巴尔扎克写这个句子时更多地是想到罗西尼的歌剧。

② 意大利文：可怕的忧愁。

③ 意大利文：我的暴君。

那一天开始，他就毫无顾忌地投身各种享乐之中。这些享乐，对于任何一个买得起这些享乐的人，巴黎都是免费供应的。他的才具和美貌使他在女人面前备受青睐。在这个年龄上，他爱女人是从整体上爱，还没有从中区分出哪一个特别为他所爱的来。再说，在他身上，这种趣味仍逊于他对音乐和诗歌的爱好。他的这两种爱好，自童年起便培养起来了。既然天赋为他免去了一般男子喜欢克服的困难，他觉得在上述两方面有所成就，要比在风流韵事上更困难，也更光彩。他与许多别的男子一样，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他很容易为奢华的享受所吸引，没有奢华，他简直无法生活。同样，他对社会地位也看得很重，而他的政见又排斥了这种可能。所以，他那些艺术家、思想家、诗人的高论，常常与他那米兰贵族的趣味、情感、习惯发生矛盾。但是他看到许多巴黎人身上也有这种莫名其妙之处，从利害关系来说，他们是自由党，从天性来说，他们又是贵族，这时，他也就得到了某种宽慰。

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不无焦虑地发现自己又恢复了勃勃生机，紧随一位女子的脚步而去。这女子的衣着表明，她生活在深深的、彻头彻尾、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贫困之中。比起他每晚在滑稽剧院①、歌剧院、交际场上见到的那许许多多的女子，她并不更加标致，显然也不如德·玛奈维尔夫人②年轻。他得到玛奈维尔夫人的约会，日期就是这一天，

---

① 指意大利剧院。

② 保尔·德·玛奈维尔伯爵夫人，即娜塔莉·埃旺热利斯塔，《人间喜剧》中一个卖弄风骚的女人，见《婚约》。

说不定此时此刻她还在等待着他哩！但是，在这个女子的黑眼睛偷偷向他投来的那温柔、怯生、深沉而又飞快的一瞥中，有那么多深藏在内心的痛苦和受压抑的欲望！她在一家商店里停留了一刻钟。待她走出商店，与在几步开外等待着她的米兰人恰好四目相对时，她又含着火一样的热情羞红了脸！……总之，“但是”，“如果”太多了，一种疯狂的欲念占据了伯爵的心田。在任何语言中，甚至在花天酒地享乐的语言中，都说不出这种疯狂欲念的名称。伯爵开始追踪这个女子，终于象一个老巴黎一样干上了猎取暗娼的勾当。

走在路上，不论置身在这个女子的后面还是前面，他都时时仔细打量她的长相和神情，以便驱走已在自己头脑中扎根的荒唐而又疯狂的欲望。他如此反复观看，那快感反倒比前一日欣赏自己心爱的一个女人那熏香沐浴后无一瑕疵的线条时所产生的快感更加强烈。有时，不相识的女子低下头去，斜眼向他投过拴在地头的山羊那样的一瞥，<sup>①</sup>看到自己一直受到追踪，她便加快脚步，好象要逃走的样子。然而，车辆堵塞或其他偶然事件使安德烈又到了她身边时，贵族青年见她在自己的目光下低下头去，而面部表情中毫无厌恶表示。这些极力控制激情的确定无疑的信号给他脱缰的幻想又抽上了一鞭，于是他一直狂奔到寒衣街，因为那陌生女子，七弯八拐，绕来绕去之后，以为已经向异乡人掩盖了自己的踪迹，突然进了这条街。异乡人对这一诡计甚感惊异。夜幕降临。两

---

① 典出维吉尔的《牧歌》第三首第八句。

个脸上涂得血红的女人正在一家杂货店的柜台上喝茴香酒，她们看见了这个少妇，叫住了她。陌生女子在门口停下脚步，用充满柔情的几句话回答别人对她的热情问候，然后又奔跑起来。安德烈走在她身后，见她消失在这条街最阴暗的一条小巷之中。那小巷叫什么名字，他不知道。他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刚刚进去的这所房屋，外观令人却步，引起他近乎恶心的感觉。他后退一步，想仔细端详一下这个地点。这时，正好碰上一个面色难看的人从他身边走过，于是向他打听消息。这人右手拄着一根疤疤结结的手杖，左手叉着腰，对他的话只回答一个字：“小丑！”但是，街灯的光照在意大利人的面庞上，这人一打量意大利人，立刻换上了胁肩谄笑的表情。

“啊，对不起，先生，”他完全改变了语调重又开言道，“还有一个饭馆，一种客饭式的，那里烹调很糟糕，往汤里放乳酪。说不定先生是在寻找这家低级小饭店，因为从装束上很容易看出，先生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非常喜欢浓汤和乳酪。如果先生希望我给他指点一家更好的饭馆，我有一位姑母，就住在这附近，她很喜欢接待外国人。”

安德烈将斗篷领子拉到连鬓胡子那么高，一纵身跳出了这条街。这个卑鄙下流的人令他作呕，其衣着与举止与陌生女子刚刚进去的那所寒伧房屋倒很协调。他回到自己的住宅，那里千百般的讲究叫他心情舒畅。然后他到埃斯巴侯爵夫人<sup>①</sup>家里度过晚上的时光去了，为的是尽量洗去白天一段时

---

① 埃斯巴侯爵夫人也是《人间喜剧》中的一位时髦女子。一八三〇年时她三十五岁，她的沙龙刚刚重新开放，见《妇女再研究》。

间内那暴君般左右了他的一念之差的污点。可是，待他上床就寝时，夜阑人静，白天的景象重又出现在眼前，比在现实中更清晰，更生动。陌生女郎仍在他面前走着：有时，跨过阳沟时，她还露出那滚圆的腿；她那神经紧张的双臂，每走一步，都在打颤。安德烈很想再跟她搭话，可是，这位米兰贵族马尔科西尼，竟然没有这种胆量！后来，他眼见她进了这条阴暗的小胡同，小胡同遮住了他的视线，再也看不见她了。这时，他才责备自己为何不一直跟随她进入小胡同。

“一言以蔽之，”他心中暗想，“她之所以回避我，想让我失去她的足迹，是因为她爱我。在这类女人身上，抗拒就是爱情的证明。若是我已经将这场男女之情推向前进，说不定最后已经与厌恶相遇，那我现在就会睡上安稳觉了。”象思想与情感皆很丰富的人不知不觉之所为那样，伯爵有分析自己最强烈感受的习惯。然而使他惊异的是，他并非在视觉的理想境界中重见寒衣街的陌生女子，而是在赤裸裸的令人伤心的现实状态中。不过，如果他心血来潮剥掉了这个女子贫穷的号衣，反倒会损害她的形象了。因为他想她，想得到她，爱她，要的正是穿着脏袜子、坏了跟的鞋，戴着草帽的她！他希望在眼看她进去的那所房屋中得到她！

“难道我叫怪癖给迷上了？”他心惊肉跳地自言自语，“我还没到这个地步，我二十三岁，与玩腻了的老头子毫无共同之处。”他看出自己成了任性的掌中物，而这个心血来潮的强烈程度本身又使他有些放下心来。这样不同寻常的内心斗争，这样的思考和这一奔跑追逐的爱情，肯定会使一些对巴黎生

活司空见惯的人惊异不止。但是，他们大概也会发现，安德烈·马尔科西尼并不是法国人。

安德烈在两位教士中间长大。这两位教士按照安德烈虔诚的父亲的指示，难得放开这孩子一步。安德烈并没有在十一岁上爱上一个表妹，也不曾在十二岁上引诱母亲的贴身侍女。他不曾进过中学，在那里，最完善的教育并非国家兜售的教育<sup>①</sup>。最后，他住在巴黎还只有几年时光。所以他对这些骤然而至而又深刻的印象还能感受，而法国教育、法国风习已经构成了抵挡这些的强大神盾。在南国，伟大的激情常常产生于一瞥之中。有一位加斯科涅<sup>②</sup>贵族，善用各种思考使许多敏锐的感觉缓解下来，他拥有千百种小小的秘方以对付自己头脑和感情的突然“中风”。他曾经给伯爵出主意，叫他至少每月来一次狂饮作乐以预防这种心灵上的暴风雨。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提防措施，这种心灵上的暴风雨常常会不合时宜地降临。安德烈此时想起了这个建议。“好吧，”他想道，“明天是一月一号，我明天就开始。”

安德烈·马尔科西尼伯爵进寒衣街为何如此羞羞答答，迂回曲折，这就得到了解释。衣冠楚楚的男子叫堕入情网的男子为难，使他犹豫良久。最后，堕入情网的男子鼓起勇气，步履坚定地一直走到那所房屋前面，他毫无困难地认出了那所

---

① 巴尔扎克在《婚姻生理学》和《三十岁的女人》中强调中学对少女爱情观所起的极坏作用。他还有过就年轻人的中学生活写一篇《私人生活场景》的计划。

② 加斯科涅，法国的西南部旧省名。

房子。到了那里，他又停住了脚步。那个女子果真是他想象的那样吗？他会不会做错事？这时他想起所谓意大利客饭，急忙抓住这个既能为他的欲望又能为他的厌恶帮忙的折衷办法。他走进去吃晚餐，溜进小巷。他摸索了半天，在小巷尽头，找到了潮湿而肮脏的楼梯台阶。这楼梯，一位意大利大老爷大概要视之为一架梯子的。地上放着的一盏小灯和很重的烹调味道将他吸引到二层上，他推开半掩的门，看见一间因油污和烟熏火燎而变成褐色的大厅。一位莱奥纳德<sup>①</sup>在大厅中小步跑来跑去，忙着摆桌子。那餐桌大约可供二十来人用餐。用餐人还一个都没到来。贵族朝这间光线不充足、壁纸块块剥落的房间望了一眼，走过去坐在一只火炉旁。火炉冒着烟，在墙角呼呼作响。伯爵进来，挂斗篷发出的声响惊动了厨司长。厨司长于是应声而至。请诸位想象一下，那是一个干瘪黄瘦的厨子，大个子，肉呼呼的鼻子硕大无比，不时无精打采地向四周望上一眼，目光很希望显得小心翼翼。看见安德烈那身阔绰的衣着，吉亚迪尼先生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伯爵表示了寻常总是在几位同乡人陪伴下用餐的愿望，表示愿意提前付一定数量用餐卡的钱，并且趁势赋予谈话以亲切熟悉的腔调，以便迅速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刚刚提起那个陌生女郎，吉亚迪尼先生就作了一个可笑的手势，狡黠地望着这个就餐的人，唇上漾起一丝笑意。

---

① 莱奥纳德，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中一伙强盗的厨娘，此处泛指厨娘。

“Basta! ①”他大叫起来,“Capisco! ②是两种胃口把您这位大老爷引到这里来的。如果冈巴拉太太能使您这位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热心肠的老爷感兴趣,那她真算是没瞎耽误工夫了。这个可怜的女人,确实值得怜悯。关于她的身世,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几句话就给您说个明白。据我所知,她丈夫生在克雷莫纳③,是从德国到这里来的。他想让德国人采用一种新的音乐和新的乐器!您说,这不叫人可怜么?”吉亚迪尼耸耸肩膀说道,“冈巴拉先生自认为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我看除了这个,他在别的事情上全都不在行。此外,他是一个对女人很殷勤的男子,很有理智,又很机敏,有时也非常和蔼可亲,尤其是喝了几杯之后。因为他很穷,这种情况是难得的。他白天晚上忙着为想象的歌剧和交响乐作曲,而不是想办法老老实实地挣钱生活。他那可怜的妻子被迫去为各种各样的人干活,包括那种没脸面的阶层!有什么办法呢?她象爱父亲那样爱她的丈夫,象照顾孩子那样照顾他。许多年轻人在我这里用餐,为的就是追求这位太太,可是没有一个人成功,”说到这最后一句,他加重了语气。“玛丽亚娜太太很规矩,我亲爱的先生,从她的不幸来说,她是过于规矩了!如今的男人,一点便宜占不着,是什么也不会给的。这个可怜的女人将来得活活累死。您以为她的丈夫对这种忠心耿耿会报答她吧?……唉!那位先生连一个笑容也不给她。他们的饭就在面包铺子里

---

① 意大利语:够了!

② 意大利语:我明白了!

③ 克雷莫纳,意大利地名。



做，因为这个鬼男人不但一个铜子不挣，而且还把他妻子的全部劳动果实拿去花了弄乐器，他修啊，加长啊，缩短啊，拆啊，装啊，直到乐器只会发出连耗子也要吓跑的声音才算拉倒。这时，他就高兴了。不过，您会发现，他是所有男人当中最温厚、最善良的人，一点也不懒，总是干活。我还要告诉您什么呢？啊，他是个疯子，对自己的情形不了解。我曾经看见他一面锉啊造啊，弄他的乐器，一面吃黑面包。那胃口啊，先生，叫我这个开着巴黎最好的饭铺的人见了都羡慕。是的，阁下，不出一刻钟您就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将一些精而又精的东西引进了意大利烹调，这些东西会叫您大吃一惊。阁下，我是那不勒斯人，也就是说，是天生的厨师。可是，如果不讲科学，本能有什么用呢？科学！我花了三十年工夫去学得科学，您看，这把我引到了何种田地。我的生平就是所有天才人物的生平！我作的各种尝试，实验，使得我在那不勒斯、帕尔马、罗马开的三家饭馆相继破了产。如今，我仍然不得不干我这一行，我常常任凭自己压倒一切的狂热驱使。我给这些可怜的难民上我最喜欢的烧肉。我就这样搅得自己倾家荡产！您会说：愚蠢，是吗？我自己也知道。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才华控制着我，我无法抗拒，要做出的菜向我微笑。那些朝气蓬勃的男子汉们，他们总是能够发现。我向您起誓，是我老婆还是我装的炮，他们知道得清清楚楚。怎么回事？刚刚开这个破饭馆时，每天我的饭桌上能看见六十多位顾客，如今，只接待二十个左右，大部分时间，我还给他们记账。皮埃蒙特人，萨瓦人都走了。可是，行家，口味高的人，真正的意大利人一直留